

冬日言情

冬天绚丽的阳光下，他看见一张面对枪口却依然风采照人、像圣母般微笑的脸，看见一双柔情而又妩媚的眼仁里的渴望和凄迷，看见一只希腊美女式的鼻子作最后一次呼吸……

稳 著

京出版社

冬日言情

范 稳 著

北京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0 号

冬日言情

DONGRI YANQING

范 稳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160000 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200-02201-2

I·254 定价:5.70 元

这个温暖的冬日如梦一样展现在悲痛欲绝的许力伟面前。很多时候渺小的人们面临厄运时，眼见在劫难逃，猛然惊醒，原来是恶梦一场。那种时刻的庆幸该是人最深刻的幸福之一。但是现在许力伟分不清眼前的现实是梦，还是梦就是现实，自己究竟是在梦里还是在梦外。因为他可以感受到冬日太阳少有的温热，可以看见偌大的一个足球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看见他们翘首等待的急切神情——期待一个人被枪决的结局；他还可以听见法官威严的判决穿透可爱的阳光，辐射到每一只耳朵，告诉他们在铁的法律面前，死刑立即执行。有暖意融融的阳光的冬日是美的，在温暖的氛围中人们可以干很多赏心悦目的事情，晒太阳聊天，到郊外田野走走，吟诗作画，谈情说爱或作爱。谁也不愿在这般美妙的时光里被邀来坐在足球场的看台上，看杀人，受教育。

由于有“恶梦醒来是早晨”这样宽慰人心的说法，因此人们常对真实的厄运到来时持怀疑不信任的态度和侥幸心理。即便是一个杀人不眨眼，恶贯满盈的罪犯，当枪口抵住他的背脊，即将把他送往地狱之前的那一瞬间，他会不会心怀侥幸地想：这不会是梦吧？至少他也该感叹一下，唉，人生如梦，生生死死，荣华富贵，都是一场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等等等等。

昨晚许力伟还绝望地想，今天将是一个阴风惨惨的日子，通往刑场的路上朔风怒号，枯枝败叶随风而逃，寒鸦在阴沉的

天空中游弋，不时撒下几声来自地狱的催促声，为赴刑的人烘托点悲壮凄迷的味道——这是在影视作品中那些慷慨赴死的人常遇见的场面，许力伟过去以为通向刑场的道路就该是这样的气氛。

然而今天就是今天，城市一如既往，该出太阳时就红日高悬。鲜花店的鲜花好像特别多，街道上空还挂有红红绿绿的彩旗——刚过了什么节日么。

处决一个罪人，对繁忙的城市，是一桩微不足道的事。人们看完热闹后，该上班的去上班，该约会的去约会。当一只手指执行命令扣动扳机发出一声炸响时，这个声音将很快被嘈杂忙乱的城市吸收，很多人是听不见的。能感受到那枪声震耳欲聋，撕心裂肺的，只有一个人，一个人啊。

今天被处决的人，不是因为一桩凶杀案件去抵命，而是因为一场爱情错误去赔偿和祭奠——赔偿错误的爱情造成的损失，祭奠一个被当作神来爱的人被爱摧毁的青春与心灵。

爱，可以拯救一个人，使一个人获得新生；爱，同样也可以杀死一个人，让他既走向辉煌又走向死亡。

这是一个在充满暖意的冬季里展开，发展，并结束的不同凡响的爱情故事。我把爱情和季节联系起来考察，是因为一桩刻骨铭心的爱总是同某个季节的细雨和飞雪、阳光和清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季节烘托着爱情的氛围，季节左右着人们的情绪。诗意地理解这种朦胧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你会发现人太渺小、柔弱，自然太博大、精深，你无法逃避这种博大，无视这种精深，你只有顺其自然，才是天性。爱情之花只在某一个季节开放，你就只有等待这个季节的到来；爱情之花如果要在

某一个季节枯萎，你也无法跳过这个季节，或者抹杀它的存在。

许力伟是在四年前的一个冬天里回到自己的故乡城市的。他大学毕业后分到异乡工作了两年，终于不适应异域的人际关系和情感生活，在他那当教授的父亲努力下，调回这座四季都不寒冷的城市，到一家贸易公司的财务部门工作。

到新单位去报到的那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骑在车上他有一种到新大陆开拓疆域的激动，——像刚进大学校门那种感觉。他甚至还隐隐感觉到一种温暖，一个浪子回到故乡生活的温暖，对新的工作环境充满期望的温暖。这个世界到处都有温暖，但是，要真正拥有，并不那么容易。

许力伟在父亲的朋友的引荐下，敲开了财务科长办公室的门，那里坐着一个很和蔼的老头，他听他们讲明来意，马上点头道：“对，对，我听总经理说了，是要进一个人，想不到你那样年轻。”

老科长对许力伟一见如故，看得出他喜欢这个尚有朝气的年轻人。

老科长说：“我早就作了安排了，我们正缺一个搞计划的，你是本科生，别嫌我们大才小用，先干着这个试试，怎么样？”

许力伟一下很感动，我在原单位还只能当出纳呢，他想。他满口答应：“行，行，我可以干好的。”

老科长很高兴：“小伙子，好好干，将来天下是你们的，我们这财务科，女多男少，科里成天婆婆妈妈的，妇女顶了一大半的天。我都烦她们呀，可又都惹不起，那些婆娘们嘴可厉害了。嘻嘻嘻，以后你要小心，三个女人一台戏，你可别搅进去，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嗨，看我扯哪儿去了，走，带你到各办公室跟同事们熟悉熟悉。”

果然如老科长所言，这是一个女人居多的科室，许力伟就像进了一个妇女联合会，那些叽叽喳喳的妇女们用挑女婿或选对象般的挑剔眼光打量许力伟，目光放肆而大胆，倒搞得许力伟很不好意思。他像一个刚出校门的腼腆的大学生，这种表情反而更让她们开心和喜爱，她们在他背后嬉笑做鬼脸。

她们略带轻佻地喊：“嘿，来了个英俊小生。”

许力伟感到很不适应，很紧张。他原来工作的那家政府机关办公作风与这儿简直有天壤之别，那里的人们随时是公事公办的面孔，从上到下都显得不苟言笑，哪像这里，小婆娘们当着众人的面说：“老科长，你进一个这么漂亮的小伙子来，以后我们就不喜欢你了。”而那当科长的，可以一个巴掌轻拍过去：“谁希罕你这条骚母狗。”她们还对着不知所措的许力伟喊：“嗨，小伙子，以后叫我大姐。”

粗俗。许力伟跟着老科长走出来时想。

老科长说：“走，去看看你的办公室，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老科长把许力伟带进一间偏里的办公室，老科长说：“这是小程，以后你们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小程，快下来，新来的许力伟到了。”

许力伟顺着老科长喊话的方向望去，见窗台上一个女人爬在上面擦玻璃——又一个女人，他想。他逆着光线，看不见那女人的五官，只感觉她蹲着的姿势特别好看，屈着的腿很丰满，圆润的臀部轮廓非常流畅，阳光从窗外射进来，使她的形体线条很清晰，像一幅造型优美的剪影。

那个女人非常敏捷地跳下来，柔声道：“欢迎，欢迎，早听说要来一个大学生，原来是你。”一见如故的样子，并把一只手伸过来。

许力伟先是惊讶于她的声音竟是那般甜蜜，简直像一个少

女的嗓音，再是惊讶于她那修长匀称的身材——大概不低于一米七。在南方，这样高度的女人很少见。

此刻，一只纤手已伸到许力伟面前，他还在惊慌中，因为他的眼睛跟那女人的目光对上了，又一种惊讶油然而生：这女人大概总有三十岁了，但是她却令人难以置信地显得仪态万方，天生丽质。一个标准的美少妇。

许力伟在惊讶中恢复理智，慌忙伸过手去，握住那只热情洋溢的手说：“添麻烦了，以后多关照，程……”许力伟刚才听老科长叫他小程，自己跟着叫吧，不妥，叫老程吧，也不行，慌乱中只叫出一个“程”字来。另外有个原因是，他感到被握在手掌里的那只看上去是标准女人纤细幼嫩的手，掌心给人的感觉却是那样地粗砺，比许力伟的粗十倍，像一个翻砂工、车工、炉前工等等一切干重体力活的工人的手。

老科长在一旁哈哈大笑：“晨可不是你叫的。”

许力伟给呛得摸不着头脑，那少妇的脸却飞快地红了，许力伟在一瞬间感觉到她的娇羞令人颤栗。

那少妇说：“我叫程柳晨，以后就叫我名吧。”

老科长还笑呵呵地道：“晨可是人家男人叫的哟。”

这下轮着许力伟脸红了，这人怎么取个这样害人的名字。不过他还是对这少妇有了极强的好感。谢天谢地，她和外间那些叽叽喳喳毫无教养的妇人们不一样。不不，绝对是天上和地下的区别，她显得那样温文尔雅，气质非凡，而那些妇人简直就像大街上随处可见的泼妇一样。

能同这位漂亮而优雅的少妇在一间办公室，许力伟真为自己感到庆幸。

老科长交代完许力伟最近该接手的工作就走了。许力伟一下就有了媒人走了剩下两个刚认识的恋人的那种感觉。

他有些慌乱，感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显得笨拙，丢丑，他

掏出烟来，点上之前习惯性地问程柳晨：“可以吗？”

程柳晨抿嘴一笑：“真是知识分子，你抽吧，抽吧，搬一个烟肉来我也无所谓。”

他自嘲地笑了，点上烟，问：“你是哪个学校出来的。”他估计，从她的气质来推断她至少也该是中专财校毕业的。

她说：“我哪所学校也不是，社会大学。”

“什么？”他感到自己太难堪了，像个炫耀自己有钱的浅薄之徒。

她并不在意，说：“我真的没上专业财校，我是高中生，都还没毕业。”

她竟是那样惊人地诚实和坦率，这让他很佩服，同时也很为自己害臊。他怕自己的肤浅被她识破，伸手拿起桌上的电话，问：“拨外线是直拨吗？”

她说：“先拨零。”

他是给家里打电话，因为他的父亲在他出门到新单位报到前，叫他到单位上班后一定打个电话回来。

是小素接的电话。她是教授的妻子，许力伟的后母，且和许力伟的年纪一般大，许力伟平常和她一交谈就感到无法言说的别扭。小素问：“喂，找谁？”

许力伟愣了几秒钟，怎么是她？

小素在那头又问：“喂，找哪一位？”

许力伟声音低沉地说：“是我，爸爸在吗？”

小素说：“哦，是你呀，你爸爸刚被人叫走了。你，到单位报到了吗？”

许力伟说：“报到了，刚办完手续。”

小素又问：“那里好吗？感觉怎样？”

许力伟说：“还好，还好。”

小素那头又沉默了一会，才说：“晚上回来吃饭吗？”

许力伟也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不了，谢谢了。”

许力伟以一个比较沉重的幅度放下手中的电话，抬头就迎上了程柳晨笑盈盈的目光，他脸上的一丝忧郁肯定被她捕捉到了。

她问：“刚到，就给女朋友打电话了？”

许力伟很恼怒，但又不好发作，只生硬地回答：“她不是我女朋友，是我家里……的人。”

程柳晨“哦”了一声。

许力伟莫名其妙地补充一句：“我没有女朋友。”语调同样生硬冷漠。

程柳晨说：“对不起，瞧我这多嘴多舌的。我们这儿，随便惯了。”

许力伟其实觉得她已很善解人意了，他看见她那一脸真诚的歉意，突然有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像闪电一样在他内心一划而过。

这种感觉将意味什么？

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午程柳晨回到家里，丈夫刘军已在厨房忙碌，见她就嚷：“怎么才回来，快打酱油去。”

程柳晨突然有一种莫名的烦恼升腾出来，看着刘军那张胖乎乎的圆脸，她回顶一句：“没酱油了，你下班怎么不带些回来？”

刘军很奇怪地打量她，说：“你吃炸药啦？”

她感到心中的烦恼瞬间无限膨胀，又很快爆炸，炸成一片灰心丧气，似乎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沮丧——包括对刘军和那该死的酱油瓶。

她没精打采地说：“我累了，不想吃什么，你要怎么弄你

自己搞去。”

她说完转身走进卧室。

刘军把锅铲往锅里一砸，低吼道：“神经病！”

她躺在床上想，今天真是有些神经兮兮的。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是很难界定其大小的，人生道路上有许多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或并肩而行，有的人与我们并行很久多次相交，但是我们互相熟视无睹，甚至有时需要想起这样一个朋友来都记不清他姓甚名谁，想不起他的音容笑貌，仅能依稀回忆起有关他的一两件事一两句话。而有的人哪怕只与我们见过一面，但就足以令我们改变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这样神奇的人物在我们大家的生活中并不鲜见。

不说一句话，也能令人为之心乱或倾倒的人，是真正有魅力，或者有影响力的人。

而被别人轻易影响的人，多半已对自己生活失去信心，是一个被征服者。

许力伟很快适应了新单位的环境，而且喜欢上了这种轻松、自由、活泼、随和的工作作风。这儿没有原单位那种政府机关惯有的严谨、呆板、僵化。他弄不懂的是人本来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呆板僵化的化身，谁都向往和谐自由的工作环境，但人为什么要作茧自缚呢？

许力伟还在单位分到一间小房子。他跟老科长说，他家住房拥挤，他回家住是万万不可能的。热心的老科长四处为他奔走，终于让他如愿以偿，他又有了-间属于自己的窝。

教授曾经力劝儿子每天回到小院来往，被许力伟婉言谢绝了，但是他答应父亲他每周至少得回来一次，周末是一定要回来跟家人一起度过的。

他的这间小屋跟程柳晨同属一个院子，但程柳晨家住的是

单元楼，他住对面的一幢两层的老式工字楼。这幢老式楼房有
一大半房间是公司的仓库、车库等，住户只有几家，下班后还
安静，没有一般单身宿舍楼的那种脏乱、嘈杂。

从他二楼的房间里他可以眺望自己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的
家。有意思的是当他第一次从房间望出去的时候，就发现程柳
晨刚好同一个圆乎乎的男人推一袋米停在单元楼前，他看见他
们把米卸下来，然后程柳晨躬身就把那袋米扛在了肩上，走
进门洞了，而她身边那个男人，却空着手跟了进去。

他想，这个平庸的男人是她丈夫吗？不，不会的。他又
想，她不至于蠢到找一个连力气都舍不得为一位女士付出的毫
无教养的男人。照常理讲，扛米这一类的力气活，男人们
在场，女人们何必操劳。中国的男人太缺少绅士观念，大概他们
将绅士风度简单理解为穿戴整齐气派，油头粉面。在大街上你
就很难见到一个这样的男人能非常得体地为一位需要帮助的女
士效一次劳。比如，有位女人骑单车滑倒了，而她身后的无数
中国男人就有本事视若无睹地从她身边悠然而过。

这个漂亮的妇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气，他还在想。那一
袋米至少也有四、五十斤，她竟能一哈腰就扛上去了，像一个
熟练的搬运工，根本与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形象不相称。他忽
然想起她那只掌心粗砺的手，啊，那是一双典型的劳动人民的
手，和他那双从小拉小提琴的手大相径庭。上帝赋予她美丽的
容貌，却让她有一双粗糙的手，上帝的公平无时不在。

现实总跟许力伟的判断力开玩笑，第二天上班时，许力伟
忍不住地问：“昨天我见你扛米上楼，那个跟在你身后的男人
是谁？”

程柳晨的脸略现红晕：“是我男人。”

许力伟不无揶揄地说：“你可真贤惠，这种力气活都舍不
得让他干。”

程柳晨慌忙掩饰道：“他伤过腰。”

许力伟想：这个女人的生活是一个谜。

二

实际上每个人的生活相对于关注他的人都是一个谜，尤其是对那些性格及才华均出众的人来说，他的私生活之谜对外人吸引力更大，更有魅力。因此领袖及名家名人可以有人为他们写传记，为凡夫俗子解谜，满足他们好奇的欲望。而我们身边一些不同凡响又不可能出传记昭然于世的才子佳人，他们的个人生活之谜或许可以成为人们交口传诵的故事。不一定就不好听，也不一定对他人就没有意义。

比如许力伟，这个性格忧郁的大男孩，出身于一个音乐世家，也算是名门之后。他的父亲曾参加了五十年代一部轰动全国，至今仍有影响，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的电影的作曲创作，使他现在凭这资本也可以享誉国内外音乐界。但作为名教授的儿子，许力伟青少年时代的命运却是动荡多难的，他十岁时父母离婚，紧接着父亲又到农场劳动改造，他在孤独中长大，在孤独中品味人生与社会。到他考大学时，他放弃了音乐，尽管他父亲那时已获得解放，回到一所艺术学院教书，并且还认定他应该子承父业。他仍然违忤父意报考了一所财经学院。待他今天回到父亲身边时，他隐约发现，他已离这个家庭越来越远了，他的孤独丝毫未因为回到故乡，回到家里而减少一分。

而教授和他的妻子却不这样认为。五十多岁的教授和二十四岁的娇妻——也是他以前的学生——对一个年轻男子走进这座教授们才有资格住的空落的小院，感觉就像苍白的生活中有了阳光和色彩，有了律动的活力和欢声笑语，但是对许力伟来

讲，当他面对一个跟自己年纪一般大的后母时，他的感觉却是无所适从。他甚至不知怎么称呼她才合适。他还不得不将自己责怪父亲荒唐的念头隐隐强压下去。离了婚的父亲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才合乎这个家庭的情况呢？至少也应是个比自己大十来岁的女人吧，许力伟以为。

但是，人家的爱情，由不得你，即便是你最亲近的人。

在许力伟的脑海中，母亲早已是个朦胧迷离的影像，母爱就像童话中的某段优美而忧伤的故事，父亲的第二个年轻妻子显然已不能充当母亲的角色，担当母亲的责任。他从心底里就不承认她——小素，可以作自己的母亲。

他们是在许力伟大学毕业后结的婚，当许力伟第一次看见小素时，他们除了互相的不自然外，他还发现了她眼里隐隐的哀怨和面对一个同龄人但在辈份上却要做他的“母亲”的惶惑。这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许力伟当时就想。因之，在以后的家庭生活中，与其说他尊重她，倒不如说他怜悯她。

周末许力伟回来是小院的节日，一周积攒下来的陈腐空气需要他的青春活力去冲散。每到周六的上午，教授会亲自上街买菜，在记忆中搜索儿子最喜欢吃哪一种菜，而小素从下午起就开始在厨房里忙碌。他们在傍晚时分就像迎接一个贵宾一样以焦急和喜悦的心情等待许力伟的归来。

通常的情形是这样，当许力伟推车进门来时，教授迎上去，以欣喜的口吻关切地说：“回来啦，小伟。”

许力伟略一点头，平平常常地答：“回来了，爸爸。”

这时他会发现小素倚在某间房子的门旁——厨房或者客厅，以温热的目光向他致意，他也送去一个点头，表示谢意。像去一个朋友家，见到女主人那种感觉，非常地客气。

许力伟逐渐发现自己在家里之所以处处感到拘束，像一个客人，全是因为小素的存在，因为她时时让他感到不自然的目

光——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母亲的目光，而是一个女人的目光，这目光显出既无奈和胆怯，又希望能得到他的理解和尊重。其实许力伟明白这个可敬又可怜的女子的心情，他很想对她说：不要把我的存在看成多大的事，我不愿冒犯你及你和我父亲的生活。你们是你们，我是我。

然而，无数需要解释的话，都无从说起。

星期一早上，许力伟回单位时，小素把一件灰麻色的毛衣塞在他的手上，她眼望着另外一个方向，说：

“穿上试一试。”

这是一件长过臀部的套头毛衣，左胸上还用红色毛线精心绣了个字母“W”，许力伟用手抚摸着那个字母，忽然有一种感觉从遥远的某个记忆深处浮现出来，他一下觉得心如乱麻。他问：“什么时候……织的？没……没见你动过针线嘛。”

小素回望他一眼，面部表情显得生动而灿烂，她柔声问：“合身吗？喜欢吗？”

许力伟伸伸毛衣，举举手臂，满意地说：“合身，非常合身，还很暖和。这是我第一次有人给我织毛衣，咋谢你呢？”

小素的脸色飞快地红了，柔柔地目光在许力伟脸上急速掠过，说：“我也是第一次给人……织毛衣……。”她又把头转向一边。她在想，我怎么会说出这句话来？

许力伟的心猛地跳起来，竟傻乎乎地问：“真的？”他可以看见，小素连脖子都涨红了。

小素向许力伟回了一个令他莫名其妙的眼神：“周六早点回来，你不在，你爸很想你。”

许力伟说：“我知道。”他把“知道”二字咬得很重，似乎是要告诉她，他不会让她久等。为什么呢？他一时还弄不清

楚。

许力伟走出院子门时，知道有一双眼睛在送他，这次他不敢回头，他尽量做出昂首挺胸的样子，向外缓缓走去。

若干年前，他还在上大学时，班上有一个女孩追他，每当他走进教室门时，他不用回头就知道那女孩的目光在尾随他。他充分信任自己的第六感觉对爱情信息的准确把握。今天这个“信息”让他感到有些恐惧。

傍晚的时候，单身汉许力伟就显得很寂寞，这个单位年轻人本来就少，仅有的几个都已成家。许力伟由于生性孤傲，阴郁，喜欢独处，因此就给人一种落落寡合的模样。

许力伟并不擅长交际和社会活动，单位里有一间娱乐室，晚上无事的人都往那里跑，比如许力伟认识的程柳晨的丈夫刘军一类的人。那里面有一张乒乓球桌，有两副麻将，几副扑克。许力伟不喜欢打乒乓球，不会搓麻将，而玩扑克，又只想打桥牌，但在娱乐室玩的人中没有一个人会打桥牌，他们只会玩升级、拱猪、百分等初级娱乐。而棋类，又只有一副中国象棋，连围棋都没有。

没有人跟许力伟一个档次。

因此晚饭后，他宁愿到单位附近的几条僻静的街道散步。单位在一个公园附近，晚饭后那一带散步的本单位的人也不少，人们常看见他一个人很寂寞的样子走在黄昏之中，大家见了面，互相点头致意。那些有家的好心人就邀请这个单身汉到家里来玩，许力伟总是说：好，好，改日再来。可他实在很少走家串户，散完步就躲进宿舍，不再出来。

实际上散步时许力伟做的唯一一件事是同过去的记忆作斗争。如果我们努力想把过去忘掉，那这个过去一定意义太深，对于今天的生活没有意义的过去我们是记不住的。许力伟在搬

出父亲的小院后，孤独单调的独身生活是让回忆滋生的最佳土壤，尤其是他一回到那间小屋，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挥之不去，驱之不走。

他在地工作的时候曾经有一场失败的恋爱，他深爱着的一个女孩为了达到出国的目的，竟不惜跟一个日本男人玩“假结婚”的游戏，待他知道事情真相时，那女孩早已到日本了，他的爱情也随之淹没在日本海了。正是由于受到了如此巨大的打击和耻辱，他才要求调回故乡。那个女孩现在羞于同许力伟联系，他们甚至都没有再通一次信的勇气。

现在他时时思考的，更多的是小素的问题，这个名义上是自己的后母的女人，是父亲妻子的女人，他隐约看出些许不妙的东西在他们两人中间闪烁……

小素是一个娴静的女孩——可以这么说，她毕竟才二十四岁，她的目光中隐藏了深刻的沧桑，她同父亲过得不甚快活，她作为一个大学生，为了留在城市，甘作父亲的保姆，甘作一个冷清家庭的主妇，在我回来之前，她好像寂寞孤独了很久很久，她看我的目光绝不是一个母亲的目光……

啊，你这混帐，你在干什么，不管怎么说，她是父亲的妻子。出去出去，不要待在这屋子里胡思乱想。

因此，散步成了他每晚的必修课，甚至连下雨时，他也要打把雨伞出去走一走。

热心肠的人们说：“该给许力伟介绍个女朋友了。”

但是许力伟毫不领情，当有人来给他提这种事时，他先是婉言谢绝，可你越谢绝人家认为你是腼腆害羞，就越认真，越热情，非得把一个女孩拉来送到你面前不可，以至许力伟干脆对来说媒者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他说：

“都九十年代了，找对象还需要人介绍吗？”

有一天小素打电话来，许力伟不在，电话被一个快嘴的小